

亲爱的集体农庄

阿日尔柯夫著 阿尔巴特改写



时代出版社

目 次

我們的集体農庄.....	4
故鄉的歷史.....	5
“一口半人”.....	9
庫茲涅佐娃家的生活是怎樣的.....	10
走上新路的第一步.....	11
第一个輪作.....	17
考 驗.....	20
依照農藝師的建議.....	24
集体農庄俱乐部的戲劇活動.....	27
想想將來.....	30
“青年小伙子”沃洛佳·西特諾夫.....	31
畜牧業的水平不能使我們滿意.....	34
我們參加展覽會.....	35
白鶴蕩的末日.....	36
我們的人數增加了.....	39
战 爭.....	40
沃洛佳·西特諾夫重返果園.....	47
不按數量，按分量.....	50
干 旱.....	51
空前未有的收入.....	55
額外報酬.....	57

电灯亮了	60
獎 賞	63
我們的合唱隊在圓柱大廳的演出	66
第五位英雄	69
我們的“兒童之家”	73
集体農庄的小学	78
新農藝師	80
國外旅行	86
在波蘭的農村里	89
我們願意幫助鄰人	91
新計劃、新远景	94
我們的試驗	99
互相作客	102
我們按新方式組織生產隊	106
批評對我們有幫助	108
書是我們的朋友	110
集体農庄大學	116
書信往還	121
集体農庄与科学	123
我們繼續建設	124
机器方面的新玩意	128
友誼归友誼，公事归公事	130
溫床溫室	132
外國客人	136
一个外國地主來到集体農庄	140

我們同沃倫省人的友誼·····	143
再度出國·····	146
論要求嚴格·····	148
集体農庄內部的民主·····	149
我們怎样巩固劳动紀律·····	152
“战士”集体農庄再度参加展覽会·····	163
未來·····	165

我們的集体農庄

這本書里所講的“战士”集体農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从莫斯科到我們的集体農庄有70公里。它位於莫斯科省勃朗尼茨区的勒鮑洛沃村苏維埃轄境內。

到我們这里，可以走几条不同的道路。从莫斯科到莫罗佐沃村，人們通常都是走莫斯科——古比雪夫这条良好的柏油公路，或者搭順路的汽車，或者乘公共汽車。到了莫罗佐沃村就算到我們的村子了，从那里到集体農庄的中心——管理委員會所在地——勒鮑洛沃，只有兩公里的石子路。也可以搭汽艇來，因为勒鮑洛沃就在莫斯科河的河畔。

一句話，我們的村子是在莫斯科近郊，上我們这里來是很方便的。也許正因为这个緣故，所以經常有許多客人來訪問我們。从苏联的各共和國、各省、各边区——从基輔附近，从穆尔曼斯克和古比雪夫省，从西伯利亞、愛沙尼亞、烏克蘭西部、克里米亞、查坡里亞、烏拉爾和阿尔泰——都有人到我們这里來參觀。有些人想從我們这里吸取方形簇种法或栽培早熟洋白菜和番茄的經驗，另一些人想了解莫斯科近郊集体農庄的生活情况。

也有一些外國客人时常到我們这里來。我們把一面匈牙利小旗子保存在我們閱覽室的架子上。这是紀念从布达佩斯來的代表团的。旁边还可以看到一本貼着華沙風景片的照像冊，这是

波蘭代表團贈送的禮物。另外一本有著巴黎風景片的照像冊，那是一位法國婦女送給我的妻子的。在集體農莊黨組織書記維克托爾·巴甫洛維奇·郭爾洛夫的桌子上擺着一只好看的精制玻璃的罐子。這是到我們這裡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的禮品。

到過我們這兒來的，還有中國朋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同志、瑞士人、芬蘭人、甚至還有來自阿根廷、烏拉圭和危地馬拉的客人。到我們這裡來過的保加利亞人，曾帶給我們一本有關“戰士”集體農莊的歷史的小冊子，那是在他們本國用保加利亞文出版的。我曾經把我著的“戰士”集體農莊這本書的一冊英文版本，送給通過譯員和我交談的英國人。

來訪者提出許多問題。因此我就決心詳細地來談一談，22年前，我們從何着手，又怎樣建立並發展了我們的集體農莊。

我首先來談談故鄉勒鮑洛沃的歷史。

故鄉的歷史

早先，在革命前，我們的勒鮑洛沃村屬於莫斯科省勃朗尼茨縣。關於這一帶地方，有人這樣說過：“維列依斯克縣的糧食夠吃到復活節，茲維尼戈羅得縣夠吃到謝肉節，而勃朗尼茨縣只夠吃到聖誕節。”^①的確，我們這地方的糧食一到正月就吃光了。難怪老年人回憶往事時總是說：“再沒有比我們這個村子更飢荒的村子了。”

① 復活節在四月下旬的第一個星期日，謝肉節在復活節的七星期之前，聖誕節期是由聖誕節（12月25日）至主顯節（1月6日）之間這一段期間的總稱——譯者註

我們過去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土地养活不了我們。勒鮑洛沃村庄農人的土地很少。凡是好一點的土地都落到富農手里。而大部分土地又都夾在地主們的土地中間，擠得連氣都喘不過來。鄰近莫斯科河岸一边的地是高爾恰可夫公爵的，另一边是斯塔爾尼可沃村富農們的，還有沃尔可夫斯基將軍和丹尼洛夫修道院的田產。再過去，一直到法烏斯托沃，就是奧爾沃夫·達維道夫伯爵的肥沃的草地，而他却從來沒有到過這些地方。他的狗腿子把這些草地高價出租給別人去割草和放牧：誰出的代價高，誰就可以弄到手。照例這些草地總是給勒鮑洛沃的富農——“草行老板”赫里亞科夫租去的。

當然，貧農是得不到好地段的。對於牧人來說，就是要把自己的畜羣赶到不好的草地上去，也是不容易的：他們只能利用通往牧場去的一條狹窄的通路。

為了把牲口赶到伯爵土地后面的草地上去放牧，我們不得不到地主的狗腿子（他們都住在米海也沃鄉）那里去租賃土地。

要不然就得到那些狗腿子那兒去弄個“號碼”；等赫里亞科夫的僱農們割完草，堆成垛子之後，花上一兩個盧布才有权到那些草地上去刈割剩下的草槎子。就是這樣，你也是不能弄得太多的，因為狗腿子們老是死盯着為自己干活的割草人。

要是沒有飼料，連養一匹馬、一头牛都是很困難的。在勒鮑洛沃養牲口的人家很少。孩子們需要吃牛奶，於是兩三家合起來弄一头乳牛，彼此商量好，誰家星期几擠奶。而單獨養乳牛的人家，還把牠“租”給鄰居三兩天。

有馬匹的人就到莫斯科，或到莫斯科附近的縣城去做拉脚

生意。在那里既可以养活馬，又可以挣点錢——一季能賺三、四十盧布——來养家活口。在叶哥里也夫斯克縣，从沼澤地沿着雪橇路把泥炭和木柴送到巴尔迪金和赫魯道夫工厂里去。

夏天，勒鮑洛沃的農民們就去赶馬拉繆。在莫斯科河上千这一行的，都是勒鮑洛沃、苏罗沃和馬里也沃三个村子的人。

在19世紀末叶和20世紀初，在莫斯科河上，貨物都是用敞篷平底駁船运输的。把干草运到莫斯科，七月从莫斯科把紡織品送到尼日哥罗得集市上去。彼得·斯米尔諾夫制酒厂运酒，古釀工厂运釘子，都走这条河道。

裝貨的駁船是用馬來拖的。拖船的馬匹沿着莫斯科河的兩岸編成“薩达”行走，也就是說每十匹馬成为一組，也有二十匹馬为一組。每一“薩达”有一条繃繩拖着駁船。船舵边上搭着一个类似小板棚的建筑物——人們管它叫“舵樓子”——，舵樓上有兩名船夫或是舵手。如果岸上發生什么事情，其中一人就划着小船到岸边去。

左边的“薩达”叫做“主繃”，右边的“薩达”叫做“帮繃”。开船时，船夫就喊：“迪馬依！”，意思就是：“起身。”赶馬人便把歇过脚的馬匹牽起來，赶着牠們沿着岸边走。如果想走得快一点，船夫就喊：“維杜依！”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知道，赶馬人会服从这个命令，赶馬快走。

当船只在河上相遇时，就要發生很大的困难。碰到这种情况，却有一定的規矩。通常总是走下水的，即順流的船讓路，放开一組馬匹，解开繃繩。等到对面的船只过去了，一个船夫便划着小船靠攏对岸，重新把繃繩系好。必須知道，應該解开哪一組的馬匹这就要看天气來决定了。如果風从左边吹來，那就要靠攏

左岸，以便讓路給對面的來船。

大概因為所有這些艱苦危險的工作，全仗着舵樓上的船夫來左右一切，所以人們又管他們叫做“番蓮”^①，因為他們能迅速而安全地掌握船只，也可能在頭一站路上碰破船頭，把船弄沉了。趕駁船的船老板彼此時常用酒灌醉對方的“番蓮”，把他們勾引過來。

在船幫里，趕馬樺夫要算是最低下的人了。這種工作的報酬很少，為飢餓所迫的和走頭無路的人才來干這一行。這種工作往往會帶來極大的災難：在我們這條河里，因為舵樓上的船夫沒有及時解開樺纜，而使全組樺夫連人帶馬一齊從峭壁上滾到河里的事情，已經發生不止一次了。該有多少人葬身河底啊！

幸而活着的人，也是不輕鬆的：老板把他們全部“解僱”，也就是全幫全組地將他們攆走，連工資也不給。此後，也就再沒有人僱用這些不幸的人了。

我從小就當過這種趕馬樺夫。我也在莫斯科河的河岸上趕過馬，來回走過。那時候，我就懂得賺錢不易，學會珍視人們的勞動了。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晚報”上讀過一篇以“回憶往事”為題的短文。上面寫道：

“在莫斯科河的兩岸上，每十匹馬拖着一只滿載貨物的駁船，在‘趕馬樺夫’的鞭子下慢慢走着。50年前，這樣的情景是常見的。1903年7月15日的‘郵報’上寫道：‘莫斯科河上貨物的運

① “番蓮”又名鉄錢蓮，為毛茛科的一種多年生植物。栽培於庭園中，可供觀賞，但有毒性。因為舵樓上的船夫往往會弄得岸上拖樺的人馬一齊滾落河中，所以水上的人們便把舵手叫做“番蓮”——譯者註。

轉，直到現在還是靠着“趕馬犂夫”——滿載貨物的平底駁船，由16到20匹馬拖着航行。”

這也就是我們當日生活的寫照。

“一口半人”

事情很明顯，如果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出外去謀生，那麼留在勒鮑洛沃的就只是婦女和兒童了。沒有男人，他們怎么生活，怎么下地耕種呢？他們不是過日子，而是活受罪。

就拿我家來說。過去，田地是分給男人的。父親得到一口半人的地：那“半口人”恐怕就是母親吧。他自己在莫斯科做工，所有鄉間的工作都落在母親的肩上。當我滿14歲的時候，村長把母親叫去對她說：

“領一份地去給小彼得吧！”

不消說，問題並不是他對我們關懷：分出一份地，為了好多收稅。

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止一次：農民割了干草，堆好垛子，但是在他們沒有把繳清全部欠款的憑証送去之前，村長便不許他們把干草運走。只好把干草都交給村長。

勉強從倉底下湊些種子出來，地也儘可能勉強地耕出來了。當然，收成是很糟糕的：在這“三口人”的地段上，我們播種四升黑麥（合四普特半），而收成卻只有三倍，充其量也不過四倍——15到16普特。離過年還有好久，糧食就不夠了：為了活下去，只好到外地去謀生。

許多沒有馬匹的貧農，沒法耕種自己的田地，便把它租給富

農。我們村里有好幾個富農。他們自己有駁船，或者承包駁船在莫斯科河上兜攬運輸生意。他們每戶都有50來匹馬，還用了許多僱農。

我也被迫給本地的富農當過僱工；後來又在茶館和運輸行幫過工。最後，到了莫斯科，在馬蒙托夫兄弟油漆顏料廠做工，又在彼爾米亞科夫兄弟商號干過活。我也在舊俄軍隊里當過伙子。

沒有什麼好說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庫茲涅佐娃家的生活是怎樣的

不論拿哪一家來說，過去的生活全都是很糟的。差不多所有的人家都負債。因此，勒鮑洛沃的人口年年減少。

我只談談庫茲涅佐娃一家的情況吧。

四年前，我收到烏里揚諾夫斯克省拉季謝夫斯克區圖書館主任克·普羅荷洛娃的一封信。普羅荷洛娃說：她讀過“戰士”集體農莊這本小冊子，於是決定把這本書介紹給“十月革命十二週年”集體農莊的女莊員們。她曾向她們朗誦過這本書。婦女們對每個勞動日所得的收入總額很感興趣。特別使她們感到興趣的是：72歲高齡的女莊員塔吉雅娜·伊萬諾芙娜·庫茲涅佐娃在1947年有275個勞動日。普羅荷洛娃要求告訴她，庫茲涅佐娃是不是還活着，而主要的——信中是這樣寫的：“大家都希望有人確切告訴他們，這本小冊子不是什麼人憑空臆造出來的，而寫的是實際生活。”

塔·伊·庫茲涅佐娃過去的生活究竟怎麼樣呢？她父親當

过赶馬騾夫，正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賺那麽少的錢。”她嫁給一個鄉村的鐵匠，從此她就姓庫茲涅佐娃了。^① 她的丈夫，伊萬·德米特里也維奇，給沉重的工作折磨垮了，時常生病。塔吉雅娜不得不在鐵匠爐上幫着他工作。後來，他死了，塔吉雅娜必須一個人担負這件工作了。塔吉雅娜成了一名打鐵鎚手，給馬配鐵掌，給大車輪裝鐵箍。當她不能再在鐵匠爐上工作時，她已經歷了種種的困苦。她什么都干過：替富農和神甫收割庄稼；在刈割時，兩個小女孩，瑪尼雅和克拉芙吉婭也幫着她。以後她又給駁船搬運石子，一天掙20個戈比。

現在，她在我們集體農莊里站在光榮的崗位上——我們委託她接待來農莊訪問的客人，她現在管理着“客人之家”。“客人之家”的屋子裡取暖用的劈柴由我們送去，並備有床單。必要時，她就給客人們做早餐、午飯和晚飯，準備茶炊。集體農莊對她這些工作都算給勞動力。

我們這裡另外的一些老人，像華西里·彼得羅維奇·卡什金或是菲堯多爾·菲堯多羅維奇·卡魯根，可以說過去都熬過苦日子。

一同憶到過去，就覺得我們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在共產黨領導下所贏得的好日子更加可愛了。

走上新路的第一步

我們是怎樣着手建立我們集體農莊的呢？

① 俄文里“鐵匠”（кузнец）讀音為“庫茲涅茨”，與姓氏“庫茲涅佐夫”讀音相近，而婦女的姓則發生音變，故讀作“庫茲涅佐娃”。——譯者註。

起初，在1931年3月，參加勞動組合的一共只有七戶，不久又增加了十來戶。這些人一開始就懂得了列寧所說的下面這句話的巨大意義，“靠小農經濟是擺脫不了貧困境遇的。”我們把自己的農莊命名為“戰士”集體農莊。因為，當時我們剛剛開始爭取美好的生活的鬥爭，並且知道，我們可能而且一定會遭到不少困難，不過在這場鬥爭中，我們終究會勝利的。

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地工作，到了秋天，集體農莊又擴充了：全農莊約有200戶。這就有了力量啦。我們總共有1,000多公頃土地。現在任何地主，任何奧爾沃夫·達維道夫伯爵或高爾恰可夫公爵都不能利用土地來剝削我們、命令我們了。1917年的列寧土地法令，把土地交給了種地的人。我們集體農莊的全部土地差不多都在村子旁邊，都在莫斯科河的河灘上。土地很平坦，只有靠南頭稍許高些。國家把土地永遠無償地轉交給我們使用，隨後又用專用權狀把它們固定下來了。

可是獲得土地——還不算什麼都解決了。必須把集體農莊組織得條條有理，使人們忠誠、老實而又勤奮地為大家的利益，也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以便擺脫過去的貧困，走向富裕的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生活。

這項工作原來並不那麼輕而易舉。我們既沒有知識，又缺乏經驗。可是共產黨卻給我們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1932年，集體農莊主席亞歷山得羅夫到梁贊去學習。那時我掌管集體農莊的事務。在全体莊員大會上，我被選為“戰士”集體農莊的主席。

開過會回來，我長久地思索着，應當從何着手呢，怎樣經營呢？我想，一個人儘管他聰明絕頂，假如他不靠羣眾撐腰，那就什

么也办不了。要知道，一切力量都在羣众当中。

当时，我們种了黑麥、燕麥和馬鈴薯，而在宅旁种了一些蔬菜。勒鮑洛沃的人，自古以來就是靠运输行業吃飯的。就是在我們集体農庄里，最初我們还是干这一行，甚至主要收入还仗着它。

起先，我們在畜牧業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不順利。我們很快就建立了商品乳牛場，可是庄員們对它很冷淡。当时还有这么一种对立情緒：这是我的，那是集体農庄的。

擺在集体農庄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叫誰到畜欄里去工作呢？

有一天，我苦惱地回到家里，和我共同生活了十來年的妻子瑪麗亞·巴甫洛芙娜問道：

“彼嘉^①，你干嗎愁眉苦臉的？”

开头，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了几句，随后向她談到了养畜場的事，並且补充了兩句說：

“看样子，只好要你去当女挤奶員了。你在娘家大概挤过奶，你去顯顯身手吧。”

她回答道：

“对。主席的妻子應該去，除了我誰还能自覺地去干呢，——这也是給別人做个榜样呀。”

於是瑪麗亞·巴甫洛芙娜便当了女挤奶員。

她去給乳牛挤奶，可是她的姑媽却跑來責罵我們：

“你們这些荒唐鬼，在干什么呀？！把三个孩子都扔在家里不

① 彼嘉是彼得的爱称——譯者註。

管啦！”

当时，我們的大孩子任尼亞还不到十歲，他就留在家裡當小保姆了。謝拉費姆剛滿七歲，而列娜还不到兩歲。

她姑媽罵了一陣也就不罵了。她親自來照顧孩子們，做飯：人心畢竟不是石頭啊。

我又說服了安娜·謝爾蓋耶芙娜·馬魯薩諾娃擔任乳牛場主任，而伊萬·米哈依洛維奇·沙爾根也答應做飼馬員。嗯！我心里想，這總算是有了頭緒啦。

不久，乳牛場里已經有了52頭乳牛。但是從牠們身上獲得的收入還不很多——才兩萬盧布多一點。當然，比起目前集體農莊的收入來，這筆進項就太微少了。目前集體農莊的收入合到350萬盧布，其中畜牧業的收入幾乎達150萬盧布。俗話說：萬事開頭難。

在我們集體農莊的田地中間，靠近米海也沃村的地方，有一片荒地。早在1923年我們這裡的農民就想把這片地開墾出來。當時他們沒有弄出什麼名堂，沒有成功。

我們決意要把這片土地開墾出來。我去找鄰近的法烏斯托沃國營農場，請場長派拖拉機來幫助我們。夏天，在我們的田地上出現了兩輛“國際”牌的拖拉機。為了獲得更大的效果，我叫拖拉機手們把拖拉機開進村子。拖拉機剛在勒鮑洛沃的街頭上轟响，村里所有的人就都湧了出來。我們這裡從來還沒有看到過這種怪物。大家圍着拖拉機，就這樣成羣結隊地把它們送到荒地上去。

當時耕作得很慢，兩部拖拉機耕了兩個星期光景。不過問題不在於“戰士”集體農莊額外多得了30公頃耕地，而是在向大

家指出：只有在廣大面積上組織起新的農莊，才能使用新的強大技術設備。

一開始我們盡力組織勞動力，使參加集體農莊的每個人都能公平地得到應得的勞動報酬，使那些懶漢不能依賴老老實實工作的莊員來养活自己。我們開始過集體農莊生活時，就在竭力實行“按勞取酬”的原則。

1932年集體農莊的總收入大約24萬盧布。莊員們得到了足夠的黑麥和蔬菜。但還不能發給現金。我們認為，首先應該把眼光放遠些，應當想到今后的經營辦法。为了不糟蹋牲畜，就需要有各種房舍；為了保藏收穫的菜蔬，需要有蔬菜儲藏庫；為了減輕勞動，就需要購置機器。

我們在管理委員會上和積極分子一起討論了這些問題，並決定：提出三萬盧布來作集體農莊的公積金。

這就使得我們在以後，即在1933年有可能在集體農莊里着手建築。我們為70多匹馬建造了三座馬廄。儘管當時有鄰近國營農場的幫助，但是這些馬匹仍是我們的主要牽引力。我們的牛已經不再像頭一年那樣只有50來頭，而是100頭了。我們也為這些牛蓋了乳牛欄和小牛欄。

那時有人寫了許多關於青貯飼料的文章。人們說這種方法可以使得冬天有多汁飼料。我們接受了黨和政府所推薦的新方法。總而言之，我們蓋了一座半截式的青貯塔作為試驗。起初，因為缺乏經驗，我們用斧子剝青貯料，後來同鄰近的“列寧主義者”集體農莊合買了一架青貯料切碎機。

我們考慮到，應當收藏地里出的蔬菜。就在這一年，又建成了一座蔬菜儲藏庫。

1933年，全農莊的收入雖然停留在去年的水平上（約合24萬盧布），可是分配收入時，莊員們獲得的收入却比以前多：同時也能發給現金了，每個勞動日合一個半盧布。但更主要的是：作為一個勞動組合，我們已經變得無比堅強、富足而更有信心了。現在已經不只是有商品乳牛場了。我們向尼可諾夫斯克種畜場買了20頭大白種豬，設立了一個養豬場。只是還沒有進行肥育，把豬崽養大就出賣。

在集體農莊的田地上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機器：割草機、搖臂收割機、轉臂收割機、馬拉耨耩。要知道，從前我們看到在地主高爾恰可夫公爵的田地上走動着的一架割草機，簡直把它看作是個怪物。

莊員們已經有了私有乳牛了，雖然還不是每家都有。

事實說服了抱懷疑態度的農民。就連我們那些在個體經營的地段上觀望的鄰人們，也加入了“戰士”集體農莊。在這以前，那些曾煽動人們來反對集體農莊並使我們受到不少損失的富農們，都被趕出村子了。

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最初一起干活時，如何努力在農業方面採用一切對公共事業有益的新設施。

莫斯科河彼岸有一個“列寧主義者”集體農莊。這就是同我們合伙購置了一架青貯料切碎機的那個農莊。我同那個農莊主席彼得·伊萬諾維奇·布哈羅夫交了朋友，彼此時常往來，相互商討集體農莊的事務。

有一次我上“列寧主義者”集體農莊去，看見那裡安置了地秤——這種地秤通常是在採購站才有的，一輛載着廐肥的卡車正往地秤上面駛去。